

楊慎詞曲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

王文才辑校

楊慎詞曲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蔡行端

封面设计：邱云松

杨慎词曲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5 插页6 字数193千
1984年1月第一版 1984年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6,600册

书号：10118·588

定价：2.54元

出版说明

杨慎字用修，号升庵，四川新都人。嘉靖初，以翰林修撰谪戍滇南，流放终身。《明史》本传称其著作之富，为明第一；对明清以来的学术风尚和文艺发展，都有较大影响。他的诗以渊雅博丽，抗衡「七子」，牢笼当世，流风远及清人。乐府首倡《花间》，导致明代词曲的演变，迄至康熙之际，余风尚存。诗载本集，明清两代历次刊行，传播甚广。词集和曲集俱系单刻传世，不易见其全貌，更有待于整理。简绍芳《升庵年谱》和焦竑、何宇度、李调元编次的几种《升庵著述目录》中，都曾著录《升庵长短句》、《长短句续集》、《陶情乐府》、《陶情乐府续集》四书，此外尚有《玲珑唱和》小集与明人推许为弹词莫体之作的《历代史略词话》。以上六种，明时一再重刻，近百年来，除《乐府》正集与《弹词》改本几经刊行外，其余流传较少，有的或已成为孤本。兹特汇录成编，以广流传，合称《杨慎词曲集》，以概其余。集中并收辑佚作，词曲《补遗》各为一卷，与其妻黄峨的曲集和诗集，共凡十种。又辑录前人有关杨慎词曲和夫人篇什的评论，分别附于各小集之后，都为一编，便于参考。《陶情乐府》和《杨夫人词曲》，采用任二北先生编订的《升庵夫妇散曲》，重新校印；其它各种，用王文才同志的校本和辑本印行。今就各个分集的校录情况，简介如后。

《升庵长短句》三卷，为嘉靖癸卯间滇中重刻本，即《善本室藏书志》著录的嘉靖陆氏刊本，是由杨慎「门人南华李发重刊」。今北京图书馆藏嘉靖刻本只两卷，或即嘉靖庚子初刻本，故缺其第三。《长短句续集》三卷，《善本书志》谓「不知谁所编辑」。今存天一阁藏嘉靖刊本，前有杨南金丁酉序文与李发题记，乃录自正集，移冠此编，既非丁酉初刊，亦非李发重刻，实是后出的书。《天一阁书目内编》未究杨序与李记的来源所自，误以此《续集》为「嘉靖丁酉门生李发重刊」，丁酉与重刊本身即相矛盾。本编根据嘉靖正续集移录校印，集中杂有不少散曲，如天净沙、殿前欢、黄莺儿、驻马听、四块玉、水仙子等调，元明人的词集往往兼收小令，惯例如此，因仍其旧。校记主要是用万历本覆勘，无关文义的异字和显然易见的错字，不必尽录。至于《历代诗余》、《明词综》等选入的词，或易题目，或改文句，虽更合于调式，亦所未取。万历本《升庵长短句》四卷，是合并嘉靖正续集六卷而成，字多讹误，却有溢出二书之词；此外尚有散见于嘉靖《南中集》与万历《升庵文集》诸书的作品，俱属可信。因辑为《升庵词补遗》一卷，附于《长短句》后。唯《文集》中的《竹枝词》《柳枝词》，调名虽同乐府，体格实是追摹唐人的绝句，与词的风调不类，故未收入遗编。

《陶情乐府》四卷，任氏曾据嘉靖本参校明代各个选集，详记异同，并编理目次，井然有序。《饮虹簪所刻曲》中收升庵散曲，即此整理本，本编亦加采用。当时尚有未见之

书，或偶失校处，这次重印，并作补校；为存原著，不乱旧本体例，凡补校处，新增案语说明。《续陶情乐府》一卷，嘉靖刊本，后有王畿跋语，谓出门人所辑，前载筒绍芳序，亦从正集移置。但所得升庵新作无多，因大量抄入正集中曲以充数，续集总共不过八十首，抄自正集者即占五十首。故本编移录，凡重见者皆去词存目。余存的三十多首，亦多出自传闻，甚至误以市井艳词「时曲」及明初人作归于升庵，盖当时边地鲜见汤式、陈铎等人的专集，偶闻一二，传为慎作，门弟子录而存之，本可谅解。王元美执此一证，即讥升庵多剽窃旧作，掩为己有，乃未考其故，亦难服人之口。至于任校本《陶情乐府》正集所附《拾遗》一卷，原从明代选集辑出。当时未见续集，不知部分辑曲即在其中，今既校印续集，《拾遗》即未保留。别有散见于正续集外者，包括《拾遗》部分篇目在内，另成《升庵乐府补遗》一卷。必须指出，明人选集好事伪托，妄题名家姓氏，彼此互异，这类作品很难相信确是杨慎的佚词，聊备一格而已。散曲二集外，明时尚有《玲珑唱和》单刻流行，《陶情乐府》正续集与万历本《长短句》中只收入杨慎的原作八阙，未录和词；近世所传唱和全卷本，又滋增讹误，或未辨缺页。本编根据嘉靖本校录，原刻分为二卷，附《拾遗》一卷为刘大昌和曲四首，《附刻》一卷只吴懋散曲一套，今合并为一卷，与《陶情乐府》正续集并存，庶得尽见升庵散曲之全貌。

杨慎诗歌，颇重格调，词曲则纵横于律度之外，以诗为曲，自我为之。大调每恃其雄

才博学，抒怀赋物，淋漓尽致，自然酣畅，似更甚于其诗。但多歌筵妓席之作，类似《花间集》词，并以此影响隆万以下风尚，由词曲而及于戏文，同趋绮丽。这在杨慎自有其具体原因，简绍芳曾指出：升庵「陶情乎艳词，寄意乎声伎」，实是用晦行权，佯狂避祸。王世贞亦称其「壮心不堪牢落，故耗磨之耳」，是乃不得已而为之。从中可以看到，过去时代一个典型的被迫害的文士，其内心空虚，并又蕴藏无限苦痛。如但就其华艳而论升庵词曲，恐不免失之皮相。况其传世名作，自在写怀抒愤处，而不以绮丽为尚。本编附录前人评论，对他在词曲史上的地位和创作上的特点，已多阐述，亦可供读其词曲之借鉴。

《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》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历史读物，裁剪数千年要事，写成长篇史诗。自明清以迄近代，广泛流传，几为家弦户诵之书。明人因元代弹词失传，无所法式，乃称此著为《廿一史弹词》，视为创体，它对清代弹词的发展，具有启导作用。明时传本已分为两个系统：《词话》本多保存原作面目，《弹词》本已屡经增改。本编根据清芥子园套印淳安程仲秩注本《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》校印，这个本子的特点，在于接近杨慎的原作，未经窜改；并有简要的注释，便于阅读。正文和注中个别显见的错字，参校明本和正史、《通鉴》，作了必要的订正。注文只删去几条鈐印错页，与正文不相符合处，有些条目虽不甚精确，仍予保留。原作和注语中所反映的封建正统史观，如对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蔑词，自然难免。然而，杨慎认为民变是由乱政激成，这一观点亦较鲜明。原刻注为

旁批，夹置行间，今一律移于当句之下，用括号表示区别。卷首旧有凡例五则和帝纪、国统两个图谱，图以标示正统与篡国的区分，例是说明人名、地名、圈点的符号，俱为注者所增，今并删去。最后附录清人所撰《明史弹词》一篇，以补廿一史之余；另外尚有《清史弹词》，多涉近代史事，此未收入。

旧传杨慎曾写过杂剧，今流行《洞天玄记》一本，实出假托，又伪撰序文，借慎大名以求售，明代坊刻陋习如此，前人已疑其非慎作。今陈自得旧本犹存，略一比较，真象自白。《太和记》各折亦未必是杨慎所撰，沈德符始言或传升庵所作，且已疑之，而剧本自有主名，固不当属慎。清人著录，或题慎名者，无不原自沈说，故不足据。凡此二剧，本编俱不阑入集中。

《杨夫人词曲》万历本五卷，本为坊贾伪撰，托名徐渭编订，假造序文，俱出杨禹声之手。明人确言夫人之作只《黄莺儿》一支，而当时便谓此首亦是慎作。伪造是集者，更割取升庵之作，杂凑为五卷之多。书凡套数小令百六十八首，抄自《陶情乐府》的即有百首，而又妄加窜改文字。其余之词多属来历不明，然一望而知为时行艳曲，甚至收入元人杂剧，可谓拙于捏合。因其传世已久，且载入《明史·艺文志》，明知其伪，终不可废。兹仍采用任校三卷本，只存不见于慎集之作。这部份曲子，晚明选集或又题为慎词，眩弄新奇，以欺世俗。近人反而据以窜入杨慎本集，竟使慎曲骤增贗品。末附《杨夫人诗集》

一卷，亦系辑本。夫人诗较可信者，唯「雁飞曾不到衡阳」寄外一首，及蜀中旧传数绝句而已，余或袭取升庵词集，或出自梨园唱曲，多不可信。虽汇录成编，但可存疑。并录夫人《事辑》若干则，略为考辨，以见方志所载传闻多出虚造，仅供文学史工作者参考。

集前选刊图片二张，一为升庵杖履图，底本绘于生前，明季由昆明李近楼家传出，大理昆明各有临本，屡经传摹翻刻，流行遍及全国。大理摹置写韵楼中，历年题咏甚众，画卷至今犹存；昆明摹本旧藏高峒太史祠中，明清间祠废而像存，康熙中滇督范承勋重建旧祠，并摹慎像上石。咸丰时石刻毁于兵燹，赖有建水福东寺翻刻范本，能存其旧；较之近代昆明新刻，更觉近真。兹选用建水刻本，略见太史祠文物之遗迹。二为杨夫人诗集书影，据隆庆本《盛明百家诗》复制。此集虽存诗不多，传记有误，却为辑存黄峨诗的最早刻本，刻书之年适当峨卒，故不失其为重要文献。

升庵长短句

升庵长短句序

太史公谪居滇南，托兴于酒边，陶情于词曲，传咏于滇云，而溢流于夷微。昔人云：吃井水处皆唱柳词，今也不吃井水处亦唱杨词矣。吾闻君子之论曰：公辞赋似汉，诗律似唐，下至宋词元曲，文之末耳，亦不减秦七、黄九、东篱、小山。噫，一何多能哉！或曰：君子不必多能，王右军之经济以字掩，李伯时之诗文以画掩，公之高文大作毋乃为词曲所

掩乎？予答之曰：君子不必多能，为能未多而求，为君子者言也；若夫能已多矣，不必去其多能，而后为君子也。犹女子言在德不在色，为嫫母言可也；若夫庄姜，则柔荑凝脂，螓首蛾眉，固其自有也，奚必乱发坏形，而始为贞专哉！观者以是求之。嘉靖丁酉正月望日，两依居士杨南金序。

升庵长短句序

夫人情动于中而有言，言发于外而为声，声比乎节而成音，孰非心也。心之感物，情有七焉；言之宣情，声有五焉；音之和声，律有六焉。虽其舒惨廉厉嗁嘽正变之感不同，然皆性也，皆出于自然也。是故非气弗昌，豪宕超逸昌其气者也；非材弗达，精深宏博达其材者也；非兴弗融，春容顺适融乎兴者也；三者具而后可以言诗矣。升庵太史之寓南中也，池南子尝过之，既覩其辉而览其芳矣。太史不以池南子之愚且阉

也，授以近稿。池南子函归，虽历吴楚韩卫燕赵秦晋之间十余年，弗暇则已，暇必玩诵。有知己友辄出示，知己友嗜之，无异池南子之嗜也。则相与评曰：太史之诗，殆所谓昌其气，达其材，融乎其兴者乎！所谓本乎性，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，而出于自然者乎！古不暇论，即今所称李空同、何大复、郑少谷、徐迪功、薛西原、孙太初七子，颛颥未知优劣，然则太史固当世之雄也。池南子病归，伏枕席者阻门户，出门户者阻舟车，池涵一水，云掩千山，迂回百里，倏忽三年，于太史者悬悬也。太史亦不以池南子之迂且疏也，客便辄通刺，并以长短句投之，池南子恍如太史之神交而默契也。读之尽，且曰：金元部曲，淫鼈妖艳，其溺人也久，乃有黄钟大吕，希世之音乎！其思冲冲，其情隐隐，其调闲远悲壮，而使人有奋厉沉宰之心；其寄意于花鸟江山，烟云景候，旅况闺情，无怨怒不平，而有拳拳恋阙之念。将平其气，敛其材，忘于兴，而出于自然者，亦不知其所以然矣。其晋魏以上古乐府离骚之流，风雅之变乎？而知太史之雄也。虽然，代言纪事，史职也；典则谨严，

史体也。摘雅振頌，发扬鸿烈，铭之金石，载之旂常，奚不可者。顾乃孤吟苦调，啸咏咨嗟，于穷荒寂寞之滨者，谓之何哉？抑闻太史每语人曰：池南子，池南子！是能知诗者，吾差有取焉。嗟予奚足以副教哉，遂詮次为长短句序。嘉靖庚子仲冬长至日，晋宁池南唐琦。

升庵长短句跋

宋人无诗而有词，论比兴则月下秦淮海，花前晏小山；较筋节则妥帖坡老，排冪稼轩，所以擅场绝代也。至元人曲盛而词又亡，本朝诸公于声律不到心，故于词曲未数数然也。高季迪之扣弦，刘伯温之写情，号为琤琤矣。吾友升庵杨子，乃至音神解，奇藻天发，率意口占，警绝莫及。尝语表曰：李冠张安国六州歌头，声调雄远，哀而不伤，于长短句中殊为雅丽，恨少有继者。乃援笔为吊诸葛词，妥帖排冪，可并苏辛而轨李张矣。表尝评杨子词为本朝第一，而六州歌头在升庵长短句中第

一。杨子笑曰：子岂欲为稼轩之岳珂乎？因跋兹集，并附其语。嘉靖癸卯春正月望临安王廷表。

万历新刻杨升庵先生长短句序

新都杨升庵先生名满天下，不佞孚远自为儿童时闻之，则欣欣向慕云。已而得睹先生所著丹铅辑录、谭苑醍醐、艺林伐山等编，知其博极群书，精究名理，当代儒者希有也。比岁入关中，友人遗我以先生文集，展阅篇次，庶几睹其大全，然颇浩瀚，未暇卒业。顷方伯姚公复示以新刻先生长短句，且谓是编出侍御杨公所。侍御公为先生从子，先生手泽所存，不忍一字之遗，而欲广其传于后者也。姚公命孚远曰：子盍序之。孚远窃惟先生学问文章，如岳渎之高广，如星斗之灿烂，后世小子曾未窥其涯涘，挹其余辉，而何敢置一喙于其际。虽然，孟氏不云乎，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；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。此非独以喻圣人之道，古

今名世述作，超前绝后，固各有源本所自来也。先生以相家子，廷对擢第一，为馆阁之臣，顾无毫发介其胸次。而抗疏议礼，触犯忌讳，甘心贬黜，以终其身，此何等人物哉！天生异材，投之闲寂，困之厄穷，达观造化之理，探索经史之蕴，经纶满腹，无所发泄于致主匡时之略，而仅著为文词，其纵横变化，穷极绮丽，有以也。然则尚论先生者，当先知其人品与其学术，而后可以读其文词。长短句文之末流也，先生盖出其余力为之，而非所以先也。孚远又窃观杨文忠勋业之盛，及先生材品之高，而知其世德作求，流芳未艾。今侍御公雅意文将，绍文忠父子而昌厥家声者，岂徒以文词为训已哉！敬为序。德清许孚远撰。

杨慎词曲集总目

升庵长短句（三卷）	（一）
长短句续集（三卷）	（六七）
升庵词补遗（一卷）	（一一三）
升庵词附录	（一二八）
升庵陶情乐府（四卷）	（一四六）
陶情乐府续集（一卷）	（二一一）
升庵乐府补遗（一卷）	（二二七）

玲珑倡和（二卷）	（二四四）
升庵乐府附录	（二六三）
历代史略词话（二卷）	（二七二）
杨夫人词曲（三卷）	（三九一）
杨夫人诗集（一卷）	（四二五）
杨夫人事辑	（四三五）